霜紅龕集

陽曲傅山青主

讀子三 百泉帖

癸卯四月將過百泉訪鍾元孫先生途次擕得舊錄子書一冊再略流覽一扭行間復少為解釋記所會心不必其中也隨手草錄爾爾

⿰礻虘字 別本但作祖為正

亢倉子全道篇大亂之本⿰礻虘乎堯舜之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格上小字⿰礻虘以加切方言取也南楚之間凡以物溝污中為⿰礻虘此切似遺于偏旁

或訛也若以加則當讀如牙矣非聲用道篇昔者桀信
天與其[示虘]四海已不勤于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
天與其[示虘]四海已不龔于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不知義
同否當再搆善本考訂

蛻字

亢倉子全道篇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
蛻虛之謂道吾師乎蛻猶脫也

讀字 或是瀆

亢倉子賢道篇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
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讀字用之

此處不知當作何義豈有誤耶

亢倉子妙語

用道篇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讀者皆草草過吾獨愛之

鬼谷子要語

權篇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反應篇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

尹文子情語

大道下篇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概非之

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平心讀之亦有禹稷溺饑
之義君子當致思焉

鄧析子四句不解

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耻

公孫龍白馬論似無用之言吾不欲徒以言之辨奇之其中有寄旨焉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問難曰應馬者所以命形
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難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耶有
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應求馬黃未與馬爲白
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

白馬非馬未可曰應問反以有白馬爲非馬此句是申言白馬非馬本義耳此非字似有字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難應反未可曰正應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于馬也異黃馬于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此二句可猶太直率無味删之經曰此曰字是與上文一人口氣非又設一難問之人也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以白馬爲有馬不可命爲某馬某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若所謂白

馬不死執其色之白者而忘之尙有馬在也今所言白馬皆執著于白定爲白馬定所白者定以白爲所也猶釋氏能所之所外旣定之爲白而內又添一白之定所之人其所白也不但非非黃非黑亦未必是白也

白者非白也此句尤深謂執著于見白之人非白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黃黑之無去非白馬之有去也有去之白馬非無去之黃黑馬也　無去二句文義須連上文無去取于色而兩句看之于去字下添一取字無去取者非有去取者也無去取是渾指馬言有去取是偏指白馬言

若以此義作求才釋之大有會通白黃黑皆馬皆可乘故識馬者去其白而可已其義病在一白字必于不黃不黑而馬之道狹矣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是主意天下無指難物無可以謂物自已辨得甚精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此二句又似承上文未可以足其意與未可是一義不可謂指者若與上文連來作一義上也字要作耶字讀非指也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正義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難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

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正義）不可謂無指者（前云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此又云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又深一層）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末句奚待正是此義）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豈不同復幽杳本是無用之辨然不能釋者顧讀之者之不無用其言也旨趣空深全似楞嚴

通變論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爲二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曰二苟無右又無左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牛羊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

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于青不可一于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于國焉故強壽矣而且

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與其碧盜黃（前云與馬以雞盜馬此云與碧盜黃以碧貼雞以黃貼馬）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下篇末句天下故獨而正是此篇總結）

末不得不殘而泄其餘事于君臣聊復自證法王人王必正而尊尊而無偶其碧也驪也皆非正非正則不尊不獨何以正天下似術非術似爭非爭

通變兩名明取易繫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二義以命篇者始曰無一終曰兩明而道喪無有以正其義則前之一即後之兩之對然則此一即老氏得一之一是所貴者在一而開口作問辭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是就知有顯然之二而不知有用二之一卒出一黃于青白之閒猶以青白喻二而黃喻一耳又何不可以不偏之謂中之語譯此乎但中字爲刻國理學家所霸安肯少以其義分之于諸子乎而其才高意幽又不能使儒家者如讀其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一眼而句讀而大義可了鄙儒概以公孫龍輩之言置

之譽之以自尊其實不敢惹耳然此子著精闡微亦不屑屑於儒家者之許我可也然此猶有可以句讀者至堅白後篇之文變化縹緲恍惚若神著者離焉離讀者離焉離呵呵千百年下公孫龍乃遇我濁翁翁命屬水蓋不清之水也老龍得此一泓濁水而鯢桓之老龍樂矣

堅白論 義實與齊物同剝處似刑名法家而歸宿則非刑名非法還似道家者言

堅白石三可乎 總是自已離自已不必看作兩人說難到無處走底境界自有一種開通明白受用

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 無堅但得白似謂白要連石說猶自石又似堅白兩字拆不得無堅但白也要說堅白 其舉也二 舉字對廢字看

稍明無白得堅無白但得堅也要連石說猶堅石又似謂無無白得堅也要連說堅白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此所字似非語詞所字睹謂石字石爲白堅之所也離了石無處著白堅矣故曰之石之于然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于然也此于字猶爲字又似與上而字同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此就色上見白說故曰眎但可見色之白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此就質之重處說故曰拊但知其質之堅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眎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爲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其指石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若說白是爾白也堅是爾堅也石必自多其白堅以爲氣勢而驕滿之矣莫非自露處那得云自藏曰得其白得其

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

就與石爭之人言若說我得其白得其堅則白堅不在石上矣是我見白見堅不見石則見與不見離有所不見者是離其如見堅離白見白離堅離堅留白離白留堅爾卽奪其白堅而有之矣石初不援堅白以自多也故爾　得而離之究竟不相外者在石上所謂離者乃其藏也　得見白其白得見堅其堅見其白則不見堅矣所見之白所不見之堅實相附離也所不見之堅離在一偏卽當與所見之一爭盈矣而卒不相盈故能相附離能相附離自然藏于中猶言石能藏堅白也堅字亦然省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

若不理前之其白其堅及之得白得堅之論但曰石之白石之堅似可以破一之之說然而見白時不見堅見堅時不見白見堅白時又不之見石則見與不見又有二與三矣益欲廣長其辨與石相盈石不用自舉而爾自舉其一之非三矣　若炤初起曰字一難一答曰石之堅一段却又是堅白石三之主意謂有石有堅有白見此不見彼分明是有二與三

若橫豎相多其舉之三非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不定其爲堅爲白兼堅白而有惡乎甚甚猶何物最甚

似謂物之白與堅者尚無一定之所而最合堅白而牢者石而已甚字又恐是其字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全用莊生文法白似脫堅字一石不相離者說是一底

固乎然其無已曰于石一也此又謂三者自開一步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知見各是一半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若但覺看知見兩字不必再絫矣若細窮知見兩字尚有深義是說藏而藏者還是三底主意藏故孰謂之不離藏久而熟熟則忘本附離而不覺其附離遂謂之不離矣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又破非三不可謂無任此任字似是堅字之訛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

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堅白爲石所域惡乎離非曰堅未與

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才曰堅則不必輒與石爲堅而成一物矣强以未與爲堅者而堅之必以其非堅者爲堅何也有堅之物也物猶意也而堅必堅之而必堅其

不堅此堅字可句石物而堅此堅字亦可句天下未有若堅石物而堅是乎

空以一物爲堅而堅之是石非其堅之物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

物乎如是之堅者且又藏其白與堅等其所謂白未必眞白也自以爲白耳是不能自已見其是非黑白

尙焉能白白所石之物乎石物卽上石物而堅之之石物也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

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

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故堅白石三者相離而有之知其爲相附離而

有者則亦因是而白之而堅之而石之何必爭其爲白也爲堅也爲石也不爭而因之則知力俱無是處且

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初看以神不見而見爲句再三看亦可以而見離爲句　又是莊子文）堅以手（堅以手三字對前白以目）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對上不見而見之義而變其文所以爲古文）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離焉離也者是一句謂離而不離也）天下故獨而正

末句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通篇大旨可見篇中離字作去聲讀如附離之離末路精義不遠髣髴得之可喜也

此之堅非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之堅白非知白守黑之白所謂堅者易脆也所謂白者易染也由于其

人之諶杵如石者隨所著見知而不化于以內身外世皆不可費刼多少攻守而卒歸於石亦惡有又進之于神之不見不知離而非離者獨而已矣謂不離于堅不離于白不離于石也

公孫龍四篇是一義其中精義大有與老莊合者但其文又一種堅奧連環不知莊生當時非公孫龍何故

鬼谷子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勢窮者不忘恩也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

使小人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闐坑闐字書無或是闐字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爲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是以見形爲容象體爲貌此形體似指人之形體非自之形體聞聲和音解仇鬭郄綴去卻語攝心守義本經記事者記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者謂爻奇爲之生也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此一種人便不須抬架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郄而去之伎倆無所用之可見鬼谷學術專於用小

人耳聞聲和音調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一徵羽不相配能爲四聲主者其惟宮乎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于耳也（傷似謂把其可醜之事害如疾害之害）（散傷醜害四字作四義解散支離傷利訊醜惡詆害忮疾）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以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謂解讎細之仇鬬郄者鬬強也（此一段只是桃釁教人盡力鬬之我得而乘之耳　郄字當作郄字讀則明謂鬬而使之郄）強郄既鬬（此段似釋破德爲雄）謂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污其名恥其宗故勝者鬬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而死是也郄無極大禦無極大則皆可脅而并之（刺客之智）

全不念我并之而又有并我者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為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疑疑而去之卻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動以忌諱示以時禁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盡藏而卻之無見已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奸至此極矣攝心者此段是鄙術之流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于已效之于人驗去亂其前吾吾謂人所執之我見也歸誠於已遭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目所不見之事終可以勸漫瀾之命使有復會此段不知是慫恿耶

修其心志耶守義者此義字只是宜字謂以人之所宜者為主不相拗捩謂守以人義揲心在內以合者也揲心深得其主也深字即作揲字亦可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小人於人無可否獻替之義以水濟水一味背正道而用之不顧家國也故下文云云至於轉危為安救亡使存可見中經之言似傾危之術而實欲匡救危危之主其精神全在亂世亂君上用之故初言有守之人一段是不須用中經之言者也然而此等人不可得是以有此揣摩捭闔之甚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文之古奧質摯不待言而肝腸劫淺細傾險有聖賢之徒所不屑觀者

鶡冠子

天權篇鳥乘隨隨駒翬垂轍陸注曰轍或作軟語不可解讀至此而界之不能過强以上下之文解之猶言鳥之乘高也隨隨然駒字書無猶佝乎駒字從隨隨生來委委隨隨而佝佝曲飛之以下視而不迷於轍翬卽飛垂下也亦曰邊垂之垂轍字書無聊讀如耿猶言燭照之瞀乎从車則有轍跡之可見者也不知卽轍之訛耶

上云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其卽黃鶡一舉再舉知山川紆曲天地圓方之喩耶下文又曰善言者非以求利將以明數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大槪不欲蔽蒙㡧塞

而欲灼知遼見之義登九天而知九地已耳

莊子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注大小六字則云皆浴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愚謂六字中長修遠三字意複略爲疏之從上文看來則當云大者小之老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是也長者短之老子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也但修遠二字又不與大小長短同又少括翻上義修以遠之爲積功累行任重道遠耶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注有實故不以

毀譽經心也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注義非不高愚看來本文不爾如土成綺既謂爲不仁之矣我卽受其不仁之名不爲强辨若有不仁之實而又不欲受其名鬼神將禍之矣故曰再受其殃

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注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又有爲爲之則不服恒服注亦說得去愚謂服猶服罪之服謂既說我有不仁之罪矣吾卽服其罪常常服此一不仁之罪可也吾不以罪而逃其罪使罪上有罪也有作又字亦可

抱甕假修混沌郭注與本文義似左

大公任之言曰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郭注道流至不明句昧然而自行也自居得行而不明處句注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句讀皆拙愚謂道流而不明居句得行而不名處句謂道本不息如川之流本非居於明令人得指而爲表的者若聖人得而行之卽行其不明之道豈得標一名而處於其下令衆人耳而目之義極淺句極分明不知何所見而以居字屬下句注又硬出居然之字也以明自居占名自處郁得令人相安明卽上文修身以

明汚之名才欲明汚則惟恐其名之不歸我矣下文至
人不聞卽不用名也至於不亂羣行妙矣
出怒不怒猶云人有怒氣若發出了則裏面遂無怒氣
可見怒从不怒中生出也出爲無爲謂人有所欲爲旣
爲後則裏面仍是無爲之心空空然耳可見爲是从無
爲中生出也所以下文說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
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平其氣自然無怒緣不得已
自然有爲也皆當辛鈃文子有怒出於不怒二句
養生主曰躊躇滿志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田子方篇
躊躇四顧注無可無不可解又少異於前

管子

宙合注極可笑

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猶夏之就凊冬之就温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凊明故微子

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管仲主意是不死故往往情見乎辭

傅山曰說文無涅字廣韻涅以整切釋曰泥也於此義疏動靜以下兩兩相對涅對儒儒有緩義則涅必取急疾矣若如泥解則涅儒同義不相反也豈其涅之訛耶豈郎楚之郢耶郢楚而儒則魯正可反對也楊升菴六書索隱曰涅郎澄澄則清矣非泥義也對儒言則涅取澄義儒當取濁義而儒若本濡俱从水旁則涅既澄濡當濡滯之濡近於泥濫可强解之然竟作儒不似訛者奈何秉按今本亦有作濡者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
愼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
泄菑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
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傅山曰止忿藏殺
機也沒法泅法也潛行水底之術也若不止其忿而顯
以行之欲速成其功則彼旣知覺則所謂沒法者我不
及發而賊反先發矣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
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傅山曰反濟
謂向隨六賊𨒪無所止猛舍六賊則本體不遠如還登

岸所謂反濟也

彼心之情利安以寍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傅山曰恍兮忽兮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傅山曰房注言道無他善惟愛心安也是于善字爲句而又倒安愛爲愛安愚謂當以所字爲句言道本無所在而學道者當善其心而安於愛蓋安上敦仁之教也雖云大道不惟無惡並善亦無之然旣爲有心之人矣易流於惡但能不忘繼之者善之初是道毋生生之原也

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傅山曰氣不道則死矣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傅山曰注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非也蓋言能正形攝德則天之仁地之義自淫然而至是由外制內之工然形亦何容易正坐如泥塑人心定不邪耳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盛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傅山曰申正形攝德之義

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

未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遬竭傅山曰疾動廣思眞足以救飽救飢惟長慮似不能救老者奈何乎爲言近死之心無使復陽慮矣而非長朝聞夕死長往相羊矣

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妙語妙語注曰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傅山曰雲氣行天去其意而可矣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悲喜怒道乃無處傅山曰歡非喜耶喜著而歡虛

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注曰腠理丞達屯聚泄散也傳
山曰丞猶烝也火氣上行也

管子

吾以管子莊子列子楞嚴唯識毗婆諸論約畧參同益
知所謂儒者之不濟事也釋氏說斷滅處敢說過不斷
滅若儒家似專專斷滅處做工夫却實實不能斷滅世
路莫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如此指摘何等嚴毅
學者概因一个怕字要遠他所以士大夫不無手鬆脚
脫時若但能平常淡淡看去鬼不向人不怕處作祟也

霜紅龕集卷三十四

陽曲傅山青主

讀子四 百泉帖

墨子大取篇釋 奥義奇文後世以其不可解而置之因其文而録之道藏中亦有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大人有德有位者治人者也小人百姓也治於人者也百姓依護大人以爲生故愛大人也然此就大人能爲人依護者言耳其常也若草芥寇讎則後世之大人矣小人焉能愛之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利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臧即對獲之臧

臧本非親也以之爲親而愛之利之特愛利臧也不可謂愛利其親也若墨子之學愛無差等則愛利臧與愛利親無異又例謂非愛利其親我而我爲愛利之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且如愛子者於諸所謂可樂可利之業如廣田廣宅也爲其子欲有是樂而利之固愛子之常也若不令子勤劬自力爲之而爲之張角以求之是所謂牛馬人於也則子終爲溫飽情慾之人其利之適所以害之矣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謂是也非非謂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illegible]（[illegible]疑腕之訛）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子（子字衍）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因愛利之有例是而非非者求其所謂是非非者則是輕重而重輕則非權而求其非非者爲是也求其非非者爲非也爲去聲如此若平聲則權非謂欲其是也

而於非非畢竟斷之爲非非也非非再狎猶此不是必不是也權所以正是非非非所以正輕重也輕重且不彼權於外即就其身體權之輕重有較然者如指腕是也指腕俱不可斷而斷指是害之小者存腕則利之大者取而存者腕腕爲人之所用以爲執者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文義當先云遇盜害也而斷指兇身利也此却先言利後言害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爲愛利天下者斷指與斷腕一也謂指不可惜腕亦不可惜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殺人存天下必竟是殺人不如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求其最不傷於義者而爲之求義之所爲者尚非而未盡是也即如害之中取小不取大義也然尚有所惜尚非義也故必須不顧害之大者使盡愛天下之義苟可以

利天下斷脛可也死可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猶自暴暴殄之暴自暴惰窳無所事事之人與之言天生天殺之道則是若任性暴殄而為歌詠天下之所為人亦嘗如是不勤不苦則非也暴又如殘忍之人自為而不為人如不肯拔一毛者皆可通暴人為我似指為我之楊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者說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暴人為殘暴自暴之人為我而假之天道自然生殺何容我為為彼而為之是不畏人非以人之所非為是凡殘暴自為之鄙夫人必羣非之而為我之暴人不顧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此種性原不可正而欲正之則無奈何與之擇其不得已之取而已謂暴人非害之小者亦不肯取之以利人利取大害取小

卽存脫斷指之說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若作興利皆未有而
取者是利之中取大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既苦作而有之
而又棄之當於害之中取小此以下語意暗逕不厚葬義可厚厚之可厚厚生者義可
薄薄之可薄薄死者謂儉列德行不妄費為儉有次第為列是為有德於人者之行也
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卽以生人論之如君上長者親戚皆所當厚不得不
厚之為長幼不為幼而厚施於下者如長之於幼為長養其幼不自為幼以待長養於人也
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世之於親厚者過厚薄者過薄我則不然
於薄親也厚之於厚親也薄之卽所謂薄親用其至於人之薄者耳不至於取其為義之私也厚親不
稱行而顧行厚親人皆稱其厚而行於厚不肯顧其行於薄者而均之我則不稱其厚以行而顧
薄者以行也仍是薄厚厚薄之義也其義卽含厚葬蒔盜正見薄親之厚而儒之所為乃厚親之薄為天

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愛人也厚禹
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
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
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
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愛也聖人不
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
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利興渴利興如
管子移葬以爲貧民之利者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爲已語經語
經也且如禹之無胈無毛是愛天下之人也如此爲天下而遂不敢薄禹之所爲爲禹當如此至於爲天
下而厚愛禹者乃爲禹之愛天下之人也此是要效禹
愛人之意故下文郎云徒知厚禹之加愛於天下而所

以為厚禹者不肯自己去為之以加於天下却是惡傷人之盜加害於天下而又惡傷人之盜不加于天下者謂不肯盡心盡力以為愛人之事徒有其意而無其實是愛人而不肯外己外己猶舍也除己在外也不肯外己己先先在所愛之中己既在所愛愛己之意必較人而倍之先之等倫列之曰將愛己以愛人也非聖人之愛人也聖人則不自愛以愛人但惡自有疾病不能去愛人不惡外之有危難也即有危難聖人不辭其苦正其體以濟之其中略不搖動只欲人之有利而無害也初不惡人之愛我也何也我利人人必愛我不必回護之如彼為天者之不欲有使人愛我之名也然聖人實不為使人之愛我而始愛之如上棟下宇之室所以使人無風雨之患也而時藏之善之初不為其室而藏之故察於室之如何而藏豈望室之感而藏彼而藏我也蓋室以居生人惟恐其不盡善如大壯耳至於居死人者有異於此故聖人竟有不得為人子之事之時何也不厚葬也所以聖人之法有死亡親者不侈靡於葬所以為天下惜財也故厚親是分之所當為也至於死亡之體而就之以為興利之資而如竭以為之定天子諸侯大夫棺椁衣襄之類有分別而無謂分別其葬似有厚薄

而以死人與利之心無厚薄也倫列之以爲語經語經曰讖儒者之語不足爲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即如無用之言白馬非馬而又於此執駒駒豈非馬也執駒猶所謂定駒也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以說求利而隨其說以爲非求利也漁網大其利也而隨舞其大非其大求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害己之人也厚不愛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鷄犬豚三物所以養生也必具之而後可以爲生其於三物也必愛之爲其有利於己也至於臧之用力於己是愛己之人非害己之人也愛之當更厚於三物矣故厚之當外己不舍己而不論於當厚薄先舉己而自愛之不可謂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辨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義者宜也宜利不宜害與利之事須實有功不得徒以志爲有利於人也且如馬以秦馬馬而良者而人有之是實有其有於馬之才也何也馬非自從秦來也是其人之智力來之馬也功也非徒有有馬之志也

愛衆衆世與愛寡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尙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推其愛人之實愛愛衆與愛寡相若若但能愛寡而不能愛衆不可謂愛也世世謂衆之在此世我俱愛之不見多與寡之在此世世我愛之不見少用心力一也謂愛寡是盡我一世之力而愛衆亦盡我一世之力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也然但愛及生人耳若愛及死者如愛尙世已往之人如愛見今之人則後世我不及見之人亦當愛如我同時之人矣而用愛者爲其人也至於鬼則非人矣鬼既不可謂人而死兄亦鬼矣乃尙兄兄而人之何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天下之愛利者皆驩然以聖有愛人而無利天下之心

俔曰俔譬喻也於此無當如磬義開口語辭合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俔曰以下似墨子設爲儒者非墨之言俔其言曰是言也非經語可以爲主者乃一偏之辭之客言也其言非正也使天下愛無差等而薄葬其親無人子之情者是墨子之言也

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不知我墨家者正尤察其不得已者而欲之卽上所言害之小者謂薄葬是不得已而弭盜是取利之大者非殺臧也焉殺盜非殺盜也殺臧也衰殺之殺葬臧厚葬所以誨盜若不衰殺其臧焉能衰殺其盜非衰息盜之法也明矣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圜字不解似謂笛而之圜以盛穀者小圜與大圜盛穀雖有多寡之異然以養人之用則同故學愛人各盡其所愛之量以愛人同方法也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如由寸而至于尺由升斗而至于鍾其度量無小大而求至于分劑則一也此至字與前至薄不至義之至同謂至於也到也致之必到其地也不至鍾之至至上似脫一不字與上尺之不至同謂尺不至尺鍾不至鍾或遠或近也是瓚也是玉也是其爲瓚者是其以玉爲之也若石則不可爲之瓚矣意楹非意木也意楹非意木意是其可以爲楹之木非但木之而若但木之則角宋皆木也不

可為楹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意可指使之人非但人也意用其人而有所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意人乃實意禽也意僅可曰志不可以為功必得楹得禽而後可云功也志與功不可相從而得以志為功也故志是志功是功當辨也利人也為其人也富人非為其此下似當有一鬼字也聖人之利人也實為其人之生也而人欲富之非欲為其鬼而富之也人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生人之有為也本以富生人富生人而治人者乃有為鬼者何也申厚葬之為鬼非為人也非為其其字當作鬼字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賞於人至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已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一人雖

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儒家治厚葬以利其得一孝名耳是爲稱賞名譽以利一人非爲以賞利實有利於衆人也充其要譽之心即不爲此厚葬以求於人亦不至別無可貴於人之事即欲因此博一孝名以利心則名而已矣尚得爲眞孝乎不孝且勿論而以厚葬詭盜且亦不智是不見己之有利於親處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苟是實也白敗是石也盡其白同是石也惟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惟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聖人所爲人於名實之閒欲名之有實也若但曰名實徒有其名而不必誠是其實則白敗是石也白敗不知何物當時或有此名可見當時諸子多持堅白石之論故此及之以辨名實若但以白爲石如物之壞而敗者如白皦白徽之皆可謂之石矣即以大言之如大馬非大牛也若去實而不分辨之但曰大如何是大也是有大形

者創謂之大焉也不論其爲大某大某也焉在此處作
了語是盡其辭也故物之以形貌命者必知是物爲某
物則盡其辭而名之曰焉智某也若其不可以形貌命
者知之不眞不能的確知是物爲某物也但智某之可
也不得盡其辭曰焉智某也此焉如漢碑焉焉矣矣終
辭也決辭也焉智某焉開口卽用之似當作安字惡字
之例而語氣承上便謂焉
也來不得作安惡義也　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
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
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
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
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
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
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

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句瀆也句瀆字字書不見拊與撫同此非拊擊之拊蓋拊循之拊猶拊循也从貫从水水平也稱物平施如物之貴賤之價也不容私心輕重之下文仁而無利愛是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突出如牆兩字奇幻而樸牆所以障護也又堵禦不可過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

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籍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居運猶出移在此在彼也凡以居運名者皆賈賈有人於其中者如居齊曰齊人而去之荆則不得謂齊人矣之類也即如山之非邪室之非廟實在斯名在不得曰邪即山廟即室也的二知之智彷彿度之意不同也同而不同之間不勝言之而亜則有金之鐵之重重同而金鐵異器其有飲具食具之類具或是貝字之訛錦有異者亦通連如連衡之連外連而內各有心也連又鉛錫之名然上有重矣此不必復作錫解也又四里爲連十里爲鄉亦可解去同類之同如熊羆鳳凰類同而名不同名同如鼠璞名同而實異邪同而有昆敦鮒同而有鄉鱗同是同然是然有異同根同而枝葉異非與是異不然與然異非非即是不然矣而非與不然又微異因有異也而欲同之其爲同之也又不能渾同而各有其私同者又異楞嚴因彼所異因異立同之語可互明此旨其同異之中畧分四種辨之其一曰乃是而然乃猶若也又猶那个也猶云是其是而然之二曰是不然而不然之然與不然不欲

苟異者也三曰遷則就人之意多猶因其然然之因其
不然不然之又既然之而時復不然之既不然而又時
復然之無定見也四曰強則執己之意多猶本然之而
強不然之本不然而強然之四者之中各有深淺尊益
尊者搏也益者溢也深其深而不為之淺淺其淺而不
為之深益其益而不為之搏搏其搏而不為之益詳察
之第次之山止而不移比櫛而不綮因而至裕乎其指
歷多而見定於是又詳察其聲端定其名使聲名之閒
不相假借因其請謁而復正其名使不得請而有所利
焉如有所惡而不欲而欲辭以脫者有人為右而用力
遂以其請得辭其惡此人之私為用力者也若諸所遭
於天而有欲有惡生於其中者非人之所能為也則不
必以其請得焉所謂正也不受其請也故聖人之於人
揣漬而無私利一人私愛一人之心揣撫也漬平也凡
利愛一人之私皆生於計慮而有得心郎以計慮言之
古人非無慮也非今之慮也古人之愛人也非今之愛
人也何也古公而今私也如以臧獲二種論之臧主昔
獲主織獲人也臧人也愛獲愛臧同一愛人之心也愛
獲之愛生於慮獲之織之利與愛臧之昔之利有不同
謂愛獲時且只利其織耳而至於愛臧之昔之時仍是

愛獲之織之愛人者也但其私心愛臧之眀時即不顧
愛獲愛獲之織時又不顧愛臧其愛之之私有在有不
在而眀之利於愛獲時去之矣織之利於愛臧時去之
矣去其私愛而愛無不在利亦無不在故曰天下之利
弗能去也如牆也者人所依以爲庇者也聖人知篤人
之牆而非爲一人也之牆也又非於人有時牆有時不牆
也今日之智則愛此人時牆此愛彼人時牆彼非若聖
人公普之牆故所以利人者偏矣貴爲天子而利人者
莫貴於正正猶反偏爲正之正取諸民者有定不横征
以病之正如牆之可以爲薇禦又可以堵界而不過故
正之厚於人也爲拊瀆爲知指取之有度愛之不偏

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

長人與短人異於長短也而長人之耳目口
鼻短人所同也謂同有人貌故謂之同也

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

若作人之指與人之首也異
毫無味矣指之人與首之人
謂指上底人與首上底人意遂與違無窮古支之非今
文爾爾如象王經之鼻之象耳之象然彼却又作象底
直而不畜

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

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人之指不可謂首人首不可謂指是指與首不可同也謂人之體非一貌指體非首貌首體非指指貌故異如將而奉劍挺而拔劍異者謂將有將貌挺有挺貌不一形也故異若不論其形貌而但以一名混之如楊木為木桃木亦為木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比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上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惟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後辨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詞其類在於鼓栗指當無用時豎一人之指但可謂之指非一人也若以一人之指指東是之為東指西是之為西乃是一人矣

謂指有用處爲人也方者如東西南北之方若方方其東而不方其三方未爲方也如木之有面而匠石方之則必比其以宿根之故而生以攻理而長之以其類而行之如桃根生桃楊根生楊所以正辭出令也若立辭而不明其所上上猶貴尚也志猶芒也心芒然無知也如人行路之有故道若不循故道而行所謂如匪行邁謀是用不集於道雖股肱之強亦不至於四而已矣然墨學正在股肱之勤強也而此又似不徒以股肱之強爲事則所援禹之股無胈脛無毛者皆有道於其中謂其行之勤不徒以其不類之辨而強令於人也先行而後辨以其類行之也以下則言立辭之不知類者侵責捏溢栗謂戰栗已戰栗矣而又鼓之是益其栗鼓所以鼓勇也非鼓栗也鼓栗則已甚也

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聖人爲天下必於見其功如追迷子者必獲而歸之或壽或卒無半途而返之理

其利天下也指名其類在譽石聖人之利天下也不爲名爲名之無益於己也若利天下而指以爲名與贊美石頭何異

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一日

而有百萬生人若不愛爲萬而推之而單爲一二人是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謂惡害之加於一人者即當惡害之及於萬人者矣當皆除之也

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

愛子孫當有厚薄也而愛孫與愛子同一愛心其類順而有理蛇順也委迤也文禮之節也儀禮鄉射幅長如笥龍首其中蛇交韋當蛇亦委蛇之義非龍外又有蛇也

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

謂如有二人而拔俱愛之力有不能並者聊擇而殺其一人留一而愛之而愛乃專而焉如在阬下之鼠無所得倉廩而穡之相嚙之以圖苟存者耳又鼠者憂也憂思過計如鼠之在阬下無復高明高大之義也

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

仁無小大皆行之以厚申堅也身也信也必以身堅行其仁以成物如萬物至申而成也又水土生於申水土無論大小皆人所依以爲生者也故曰類在申

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

興利除害如有所漏者而雍之謂塞其源也

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

厚親之道不稱量輕重而行之但以其同類者卽如江上之於舟無大小輕重同爲浮之

非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 爲己不爲人楊子之學也非不可學以私己正如獵走獸者之私心心欲苟獲以自養耳故不學之也

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 愛人非要譽取名也如逆旅之待過客令客安耳

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 愛無差等而愛人之親與愛自親無異如有職官之人不得背公爲私也

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兼愛愛分一愛愛專我之於人無彼此皆愛與無二愛之專一愛同意也人皆有生而我皆以一愛愛之除無生者我不愛之其類如人莫不有死而我莫不有愛謂於人定愛之也矣死以一愛愛人死而後已也

一本以樂爲利其子六句 此是墨教勸勉本義於所體之中

而權輕重之謂權四句 所體似因上子字生出猶言一體子者我之所體也

而於其中審其愛之輕重是謂權其非非愛者謂所以求其是愛也愛有似是而非者畢竟非愛者故斷之以非非爲非也權求其正愛而已非非猶言如何非如何非

死生利若一二句

生以利天下與死以利天下若一利則生亦可不惜也

殺己以存天下二句

此事佛典中有之

爲暴人語天之爲十一句

天之所爲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而已若不教之以人爲之事但性著所爲暴殄無惜一味歌天之所爲則非也何也大愛人不能使人坐而得衣食也即如諸器物皆不徒爲是因我得以除之執之而爲之自暴情瘋之人自以爲我何不任天而必欲以人事自苦者不是也執之所爲上似脫一支字陳執又似謂身體之有臂指是天設之使有所作之物而外之可以執者皆因此能執者而爲之

說求之舞二句

以說求利而隨舞文以說非求利也以漁附大其利又舞文以爲不大求大也

大圍

圖字

不解然天爲大圍謂人爲小圍耶包也容也人之愛人與天之愛人同

意楹非意木

也

六何

人心想一楹柱非想木也然楹是木之作成者也是想楹之木也謂其可以爲屋之用也楹雖是木成而求成楹時必竟是木非楹也即如想指使之人非徒想人意欲有所獲乃所以想得其食也若不至於得食而徒想其人無益也猶愛人者必實實有愛人之功始可若但有其志于人何益所以志是志功是功須辨之不可謂志即功也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

九句

所謂智者是知世之有盜也若愛之使倉廩實而知榮辱故盡愛于一世之人使食其力而弭盜必也智者又知是室之有盜也不盡空其室以厚死者也若竭其室以葬室中之人知之必盡力以劫之如盜本一人而今知其葬中無所有而盡則其力之欲盡之不盡不已是二人盜之矣何也謂雖是一人爲盜苟不知其葬之所在原盡無所有但恨其力之弱而不能盡取之耳

二

子事親十二句

如二子事親年適有熟有凶之不同其親之愛也不因其熟而加親不因其凶而減親親之愛子之心一也非以爲彼之行爲有益于我也非故加于我也外以遇諸

天者而執以行之無能心于其間以為私厚于我之利者如令之厚葬者是藉天下之藏以為死人之藏隨為所盜而天下仍害吾而不得有其藏特字當作待吾待養于臧之力者萬倍而我之愛臧也初不加厚徒有愛臧之名耳

楊木之木四句

楊木桃木木之名同而所以為楊為桃者異也當其成時名歸之當其敗時名無所著矣諸器以量受度數舉而名之者惟成之則是敗之則非矣若非以量數舉而名之者即敗之亦是也如桃木之敗仍曰桃木楊木之敗仍曰楊木謂其木之有用而木之不因其為桃與楊也

其類在江上句

江水之所及自上而下無所揀擇而均有沽潤也道藏墨子江上之下有一井字智某可也智某與上是之某義有深淺上文多一之字下文去之字上文是實指之詞下文是想象之詞焉知之焉又與上便謂焉也之焉同義子書之用字法之妙如此類行前作顧行既因顧字解之此作類行又順類字以解之義似長於顧字者又翻為解上之以類

字者當云於親之當厚者亦不稱其當厚之義而
行之但以同爲人類而行之是愛無差等之義也
又市於顧
之義矣
籍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
不加厚此句最不可解藏與臧字易混愚謂皆是
藏字藏即葬也厚吾利者籍藏也謂厚爲吾之利
者籍天下之物而藏之以爲利耶終爲天下劫盜
之死而天下仍以此害吾初意謂此藏是我所藏
也故厚而籍之以爲愛而所以專用力以養於藏者
萬倍終必爲盜之則吾之自愛其藏者貫不加厚
不如薄藏之爲厚我也如此解之則通與本義不
倍但上下文義難於關生只段段讀之可也又似
謂吾特以利而養臧也萬倍原其愛臧之心實不
加厚三句當在上乃愛獲
之愛人也句下錯之於此
文本難盡通逐句爲之積累而疏之以求其
通可謂用心於無用矣然亦必不必之見不爾則
心留而不去爾斯置之矣非爾亦有
留之暫爾留之非欲之留與博奕然

霜紅龕集卷三十五

霜紅龕集卷三十六

陽曲傅山青主

雜記一

㠯字從臼臼音匊兩手相向也從衣臼加衣卽詩襭言襭之之義蓋取人之多益巳之寡卽好問好察邇言所以爲謙也舊注與卦名何與

澤上有水節舊注其容有限一切器容皆有限皆可以爲節乎況澤上有水非澤中有水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於人事無限關係打發在卜筮上去有何緊要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承繫辭明吉凶而言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承剛柔生變化而言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是摠括爻義最明白

艮爲震見李資州易解兌爲雨見麻衣道人正易心法蓋一陽動於內爲雷發洩到外面便是還一陰盤旋于下爲風薰蒸到上面便是雨不然聖人說八卦都遺了一角成甚道理

太叔于田注曰段以不義得衆而民愛之不親不暱左氏言之詳矣所稱者驅馳田獵而已此與副笄六珈之稱宜義者何異爲刺不爲美無疑也

鄭風二十一篇十五爲淫奔詩當緣鄭聲淫一語之泥不知詩初非聲也若取六經中韻語譜入琵琶阮咸而使棃園歌唱將遂得爲雅樂乎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解得魔亦在道中慧劍便有幾分快處

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誠然哉

薛文清公云許魯齋無時不以致其君堯舜爲心此語極可笑學者當謹察象占此語極沒要緊其君何君也象占何用也

吾極喜近日柏山和尚一猜字

可惜一本好大學折得亂騰騰地

近日讀王龍谿先生書不惟於陽明先生良知頗有理會正當注易覺與舊日隨文銓義者亦稍稍有頭腦因思看書灑脫一番長進一番若只在注脚中討分曉此之謂鑽故紙此之謂蠹魚

義襲二字乃沿襲之謂隨事求識解不曾曉得率性之道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王龍谿云貨殖只是作得義襲工夫屈屈在貧富上證解恐非聖人語意其集義也如何必有事而勿正何謂必有事心勿忘是也何謂勿忘勿助長是也陽明先生曰俺這裏工夫只

在必有事

李太白對皇帝只如對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纔成得狂者

關壯繆郭汾陽是聖人種子只是沒學問張留侯諸葛武侯是聖人苗子只是不會拔根見底

吾極不喜王子明大處遷就也遷就便不是率性之道

伯夷不降其志此語甚好

歐陽文忠公宰相世系表兵志極好乃只稱其五代史何也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規

諷深婉所謂言之者無罪蘇長公續之贅矣

漢唐以後仙佛代不乏人儒者絕無聖人此何以故不可不究其源

爲學先當立志修身先當知恥

老人與少時心情絕不相同除了讀書靜坐如何過得日子極知此是暮氣然隨緣隨盡聽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濃一番恐添一層罪過

楊子雲太玄經邵康節以爲是吾不得而知之也朱文公以爲非吾不得而知之也然而康節以數言數文公以理衡數也

老簡於莊孔簡於孟簡者其至乎然而佛則愈繁也

詩三百誦詩三百皆舉全經言也似乎春秋時學官所藏已止有此數而曰孔子刪詩其然乎

楊升菴曰布帛菽粟但陳陳相因而不可用耳誰能奉此爲蓍龜也者又曰倒有系子只是無錢可穿余恐索子亦腐敗不任穿錢耳

李忿齋有言東林好以理勝人性理中宋儒諸議論無非此病

今之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都如作夢須參其夢者何境與一切夢者何境也

申韓說得不好却踏著實地王介甫說得較好卻踏不著實地所以王不成王伯不成伯此語極有斤兩余謂介甫上仁宗皇帝書句句是把持紛更儒者偏要諱其姦字何也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學者不得容易抹過

今之談者云二氏只成得己不足成物無論是隔靴搔痒語便只成得己有何不妙而煩以爲異而闢之也

先帝知臣謹慎只此便是翼翼小心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只此便是鄭淸本體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句正經好語胡

致堂一引用便有許多不妙
韓柳歐蘇文章妙矣然終覺閑話多王唐瞿薛文章妙矣然只覺惟有格套而已
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不兩立清淨至無餘
明王道闢異端是道學家門面却自己只作得義襲工夫非陽明先生直指本源千古殊缺覺察
今所行五經四書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統也注疏泛濫矣其精處非後儒所及不可不知
庾開府詩字字眞字字怨說者乃曰詩要從容爾雅夫小弁屈原何時何地也而槪責之以從容爾雅可謂全

無心肝矣
羅念庵曰良知不是現成的可為大海波浪轉下一注
脚近之講六爻皆無妄者可謂認賊作子者矣
北宋宰相李文靖為首韓魏公其次其餘不免落道學
窠臼
邵康節師弟源流出麻衣道人儒者不敢非康節而敢
於非正易心法眞是非安在
讀書不可貪多只於一種裏鑽研窮究打得破時便處
處皆融此與戰陣參禪總是一樣若能如此無不可用
若但亂取東西齊擡殊不中用不唯不得力且累筆性

此不是不教讀書之說是戒讀而不精者之語知此則許言博也翫物喪志之言亦是一般

一雙空靈眼睛不唯不許今人瞞過並不許古人瞞過看古人行事有全是底有全非底有先是後非底有先非後是底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底至十百是中之一非十百非中之一是了然於前我取其是而去其非其中更有執拗之君子惡其人即其人之是亦硬指爲非喜承順之君子愛其人即其人之非亦私泥爲是千變萬狀不勝辨別但使我之心不受私弊光明洞達隨時隨事觸著便了原不待討論而得無奈平素講究不明

主宰不定一切妄聽妄說無師無友混帳糊塗强牙賴嘴想要只等算个人物在世上熊頭虎腦但令識者含碜鯌黲而已

讀理書尤著不得一依傍之義大悟底人先後一揆雖勢易局新不礙大同若奴人不會究得人心空靈法界單單靠定前人一半句註脚說我是有本之學正是咬齗人脚後跟底貨大是死狗扶不上牆也

童子讀書人皆謂之學生長而好讀書人稱義之則曰學者老夫每道盜可老作學生不可少作學者生不可量者則者矣者者著也著始者無所著者渠不者人之

爲人豈可自者而令人者之而已者者上本米古旅旅聲果爾旅則不得者之矣好學而無常家當復何者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字於何安頓乎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似生月無忘其所能近者禮後之悟生矣者能欲捨矣凡涵詠已知敦篤已能皆者也抱柱洗浴把纜放船命根到底斷不得者之病病魔病佛等者不者而者佛非佛者魔非魔不者魔非佛不者佛亦非魔見的眞正拏三道三是拏三道四拏五道十者無不是遇知音者不向拏向道上尋伺對面大笑只瞞了瞎漢老子此段話頭學者且用不著若有向上志氣勿作驚怖在

先父背上有結痟數處每洗面時以手摸著則淚下如雨山小時問之云此爺爺教我讀書鞭朴之恩也今不得矣輒大痛子孫知此痛在那裏偶論及某饑寒眉從傍曰此輩却非饑寒累了我正是我翻累了饑寒此語大可讀饑寒眞是恩

句貸決不可謾爲此中往往作負責也果奇才遠器不無少因亦得知已豪士通之若本無經紀而妄需人引手打算將來不如忍饑乾淨始而乞憐終而怨尤喪氣丟人千萬劣狀不可勝寫若我可以通諸人者絕當抹去此念與人而或負亦不得以負我責之並不許藏諸

心
舍兄弟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誰知天下卽有不欲其兄弟相親之人賈詡亂人也而寄語袁氏兄弟曰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國士乎且看詡爲何如人乃知以此等語揶揄不肖有兄弟者念之

天子求言而無受諫之地豈納諫亦是名根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語不得胡盧提過

重巘壇石簡積顆砸兀崣狋鬗傾昊倚伏㕊窌巧老港洞坑谷嶰鑿澮峴峪窞巖竇運裹狩洝岡連嶺屬林簫蔓荊森槮作樸鬗本作鬗非鬗玉篇肥也于此義遠注

云嶔崟之須何取于肥也當作巋巍之巍是類是傾下似當是矣即作是義如垂天更汞嶰注引爾雅小山別大山嶰然爾雅實鮮字不作山旁解也鮮猶少也即嶰亦通作解不从山律歷志取竹之解谷孟康曰解脫也一曰谷名崑崙北谷注又曰兩山夾澗似矣說文山部無嶰字廣成頌谷底幽嶰不知引爾雅嶰何義想李善時爾雅如此耶然引李巡曰大山少故曰鮮巡在景純之前本如此而善注又何所據玉篇有嶰字但曰山名不及爾雅別鮮之義

天下虛心人莫過我憐才人亦莫過我而謬膺一好駡

人之名寃乎哉卽使我眞好駡人在人亦當自反駡不中耶是仰面唾天若駡中耶何不取以自省以我爲一藥味何如況我又知佛教中說一破戒比耶過者如出佛身血此等工夫少能自檢不知於人我之間培多少忠厚和平之德何利於妄口誣賢而爲之訐以爲直聖賢大惡童而習之矣

墨莊漫錄云近時士大夫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者望無上菩提吾未之信梁武帝之奉佛也可謂篤矣若捨身爲寺奴宗廟供麪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

佛也哉如此論乃眞奴婆媽之見所以今之奴人往往道太祖慘毒而置之不論不知太祖佛子也若說不殺人始是佛子除是人不可殺佛子自然不殺孟子殺一不辜之言亦不得囫圇說之一不辜不可殺而萬辜自可殺之天吏逸德亦有令人怨不及處草之時大矣哉人不幸而遭爲聖人殺之之時無可奈何直不狠聖人所惡而殺之之事耳

今人讀秋聲賦皆以歐陽子爲句方夜讀書爲何偶有問者曰歐陽子方是何人皆掩口啞之及讀別傳歐陽永叔亦字子方乃知向人之問雖憒憒而啞者政未了

了也

簪紅閣集卷三十六